

返并航程 服务暖心

陈士琴

在深圳小住后，我们准备返程回太原。细心懂事的外孙，考虑到深圳机场大，担心对机场环境不熟悉的我们会迷失方向，耽误登机，便前往机场的爱心服务站，为我们申请了乘机一条龙服务。我们欣然接受了孩子的好意，满心欢喜地开启了一段充满温情的旅程。

孩子为我们办理申请手续后，我们便被引领至一处安静舒适的角落就座。随后，一位热情的年轻人接替外孙的任务，准备护送我们去安检。孩子无法进站，我们挥手作别，心中满是不舍。

深圳机场之大，我们在来的时候便已深有体会。坐上了机场内部的短途地铁，小伙子介绍：“这是快捷运送乘客登机的捷运地铁。”我们又辗转走过好长一段路，终于抵达回程的登机口。若没有这位年轻人的引领，我们恐怕会迷失方向。年轻人将我们托付给登机口的工作人员后，我们与他握手致谢。

登机口的空乘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此时，距离登机仅剩8分钟，人们已排起长队。空乘人员告诉我们，身份证件已检查完毕，我们可以第一个登机。老伴要去卫生间，有人陪同前往；我想去接开水，工作人员也和我同路。登机时，又安排工作人员

护送，一路上还不断提醒我们：“留意脚下，注意安全。”到达飞机口，她将我们托付给空乘人员，完成了第二棒，即深圳机场的接力任务。

这是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山西分公司，由深圳飞往太原的MU5408次航班。一上飞机，我们便感受到别样的温暖。“爷爷、奶奶，你们的座位在后面，慢慢走啊……”“爷爷，我来帮你放行李。”飞机还未起飞，一位工作人员送来了毯子，并告知我们下飞机时最后走，会有人来接。温暖的关怀，让我们感动不已。飞机起飞后，灯光暗了，空乘人员见我在翻阅报纸，便贴心地帮我打开头顶的小灯。送餐时，工作人员先将孩子预订的两份餐送了过来。老伴轻声说：“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，好好谢谢她们。”我笑着说：“没有问题，我还是《太原晚报》的夕阳红记者呢！”

不到3个小时，飞机抵达太原。我们按要求最后走出机舱。果然，一位太原机场地勤人员早已在外面等候，与飞机上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接手续后，我们感激地与几位漂亮的姑娘拍照留念。这时，我才知道她们是东航山西分公司的空乘人员。

领着我们出站的地勤人员，一脸

和蔼可亲的样子。我问她：“这么晚了，你该下班了吧？”她微笑着说：“早着呢，还有十来趟回来的飞机……”来到行李查询处，她又与一位快步走来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接。

赶得正巧，我们刚站稳，便看到一个行李箱缓缓滚动过来，正是我们的，工作人员马上搬了下来。问道：“奶奶，你约网约车了吗？”“这么晚，我就是担心不好打车。”于是，她帮我约了车，又陪着我们坐上到地面的电梯。没几分钟，网约车就到了，她又帮我们把行李放到汽车后备箱。太原机场的爱心服务就此圆满完成。

一次接力棒似的乘机全程服务，历经5次爱心传递，将我们两位老人平安送回太原，其中包含了深圳机场、东航山西分公司、太原机场三个部门的协调配合，真是暖心！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享受到如此高规格的机场服务，感受颇深。感恩每一位为我们辛勤付出的工作人员。



拉大锯

梁建军

1975年，我负责小店公社红寺村知青食堂，分管副业的队长来到食堂，说：“这几天中午安排个客饭，吃白面，管饱，月底队里结算。”

中午开饭了，两名吃客饭的人如约而至。粗瓷大碗，盛满，每碗六七两，每人吃了一碗，饭量真大，一聊才知道，是拉大锯的。

拉大锯是个强体力劳动，也是技术活。过了几天，拉大锯的工人把需要破解成板材的原木（去了皮的树干）拉到了食堂前的大柳树下，这块地方宽敞，浓荫蔽日。大锯有2米来长，一尺来宽。他们先做个一人多高的木架，放置原木。

一名木工拿着墨斗，墨斗里放着棉花，墨汁倒在棉花上，墨斗前后各有一个小孔，墨线从棉花中穿过。墨斗后端有一个用手摇转的木轮缠绕墨线。木工站在原木上，拉着挂在墨斗外面的小钩，拉出染墨的线绳，把钩钩在原木的一头，再把线拉到另一头，拉直绷紧。另一人在原木中间拉起墨线，一松手“啪”的一声，原木上就留下了笔直的一条黑线，这样隔一寸就绷一条线。

线绷好后，一个人站在原木上，一个人站在原木下的地面上。原木在木架两头要露出几尺，固定牢，而后从木头的一端沿着墨线开始拉锯。站在地上的人握着两个手柄往下拉，站在原木上的木工握着手柄往下推。大锯拉到下面，上面的往上拉，下面的往上推，循环往复。锯到架子边上时，两人把原木向里移，大锯移入木架的中间，而后继续拉锯。看着他们节奏分明、流畅自如，好像不是力气活，倒像是在表演，有一种力的美感。随着大锯上下移动的“刺啦刺啦”声，锯末随锯而下，撒落在地上成了一条笔直的木屑线，慢慢形成一个长堆。附近的村民们有的把锯末取回去烧火做饭，有的在院里堆上一堆，点燃，只冒烟不着火，冒出的烟夹杂着淡淡的木香味熏蚊子。

看着师傅们挥洒自如的动作，我好奇想体验一下。和拉大锯的师傅一说，估计是每天给他们做饭的缘故吧，他不是很情愿地说：“那你试试吧。”说着，站在地上的师傅让出位置，又简单地告诉我拉大锯的要领。拉锯开始了，师傅往上拉，我就往上推，到了上面我就往下拉，师傅往下推。不知怎么，大锯在我手里就是不听使唤，总使不上劲，往下拉、往上推，总感到有些疙疙瘩瘩，不顺畅，自己出了一身汗，锯线豁豁牙牙的。

木工师傅说：“行了，别累着。”实际是下了逐客令，我看似帮忙，其实在添乱，不仅出活慢，锯得不直，木板还坑坑洼洼的，师傅说：“费了料。”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解板材、锯木头都用上了电锯，又快又省事，当年生产生活中离不开的拉大锯行当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

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分享大南瓜

郭爱川

家里有个大南瓜，放在客厅电视前当艺术品摆着。客人来了，每每都要惊奇、赞美几句，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南瓜。

这南瓜之大，足有一米多长，一头圆些、粗些，中间变细、变弯，另一头变小，棕绿色，有深浅、长短、粗细不一的条纹在南瓜身上自由蔓延、流动。为保护它，我们在它的两头放了白色的泡沫垫着，觉得泡沫垫处理得不精致，我竟没有给这瓜拍个照，真是有些遗憾。

这大南瓜是老家发小果明给的。公公周年的忌日在十月，去年那个时候我们回去了。临走时，果明和平平两口子照例又给我准备了好多菜，其中就有这个大南瓜。他们还带我到地里让我看稀罕，挖了胡萝卜，铲了几棵大白菜。果明三两下就用铁锹铲断了白菜根，随手一剥外面的老菜帮子，一棵翠绿、鲜灵灵的白菜闪现眼前。他们两口子吃苦能干，种的地多菜也多，收成也好，也舍得给人。

在我家，大南瓜当工艺品十个月后，我们决定吃了它，因为今年的南

瓜也该下来了。

朋友小杜过年从榆社来时，看到这瓜也觉稀奇，他也是村里土生土长的人。他说这是福瓜，要大家一起吃。“肯定的”，我们说。

不过，因为稀罕它，就欣赏着也不急于吃。当艺术品看了稀奇，它的使命也算是完成了。至于这大南瓜还能不能吃了，有些不抱希望，放的时间太长了，估计也干了。

那晚一拿它，好重。心中窃喜。

我们俩是抬着它进的厨房，如去年它来时抬进家里一样。

切南瓜时，我爱人让我拍个视频，说给谁家就发给谁家这视频，让他们看看这大南瓜。把大南瓜抬到案板上，他开始操刀切瓜。一刀下去，又是惊喜：金黄鲜嫩，完好无损。真是神奇，从去年的10月，到今年的7月，在我家放了这么长时间，居然好好的，还不算它被摘下来的时间。七刀八块，给自家留一块，其余的就近分送亲友。当晚，简单将视频编辑了一下，加了几行字，配了一段音乐，发给了亲友，也发给了大南瓜的主人平平。最有意思的回馈是83岁的刘阿姨。同以往一样，她喜欢将实物拍照，并在照片上写几句话。她说：“第一次看到放了快一年的南瓜还保存得这么好。”次日她发来了照片，用福南瓜做的金黄的大米饭。

事后，我将大南瓜的故事告诉了平平，并将刘阿姨每次分享的照片也发给她，平平很高兴。



喜柿连连
葛桂清作